

斯好，女，著有散

文集《流梦》（爱情神

话）《给梦一把梯子》及

中、短篇小说等。曾获

庄重文文学奖及散文

奖，并曾收入美国剑桥

国际传记研究中心的

《世界名人录》。

某年某月



I 267

261

某年某月

斯 好

华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某 年 某 月

著 者： 斯 妤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1201 工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87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书 号： ISBN7—80039—539—1/I·463
定 价： 9.5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

21171/107

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

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由此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上的老兵

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关于生活，关于我们立足的这个世界，关于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情感要表达，有太深切的思想与同类交流，于是我们拿起了笔。甚至不止这些。甚至对一些人来说，艺术本身就是生命。就是一己的燃烧。就是人生的全部价值全部意义。

这些人在他的平静而智慧的同胞眼里，也许是疯子，也许是女巫，也许是神祇，也许是魔鬼。至少，他们都是一些敏感而怯弱的性格，苍白而矛盾重重的灵魂，都是心灵和精神的流放者。

然而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已是如此坚韧如此伟岸。他们一改苍白怯懦的风范，一夜之间牛仔起来魁梧起来。他们抽烟，骂娘，跳霹雳舞。他们把整段的粗话搬进诗里，把散文当作无意识幻想的载体。他们甚至恣情任性地在小说里活剥人皮。

然而千万不要相信表面的强悍，事实上在心灵深处，他们仍旧是一群无所依傍、骚动不安的凄凉流放者。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玄思冥想，一次

又一次地顿悟彻悟时，那份明澈与强大只是短暂的，有限的。

生活的激流汹涌澎湃地袭击我淹没我时，心灵的痛楚照样一阵阵爆发，激情照样漫过堤坝，汹汹流淌。

于是有了这些时而清澈时而混沌，时而火热时而淡漠的文字，有了这个矛盾重重的痛苦灵魂的一再表达。

我想自我的矛盾重重无须忌讳。人类本来就是充满了矛盾，不断摇摆挣扎的。只要还有矛盾，只要还在挣扎，人类就还有向上向善的力量，人类就还有希望。

需要忌讳的是真性情真心灵的死亡。矫揉造作，哗众取宠，言不由衷，见风使舵，是为人之大忌，也是为文之大忌。

散文尤其如此。没有真性情的文字，是一堆纸花，一群面人，无论如何缤纷五彩，渲染装扮，也是冰凉苍白，毫无生气。

重要的是敏锐的心灵，多思的心灵。重要的是我们对生活对人类的既怀疑又拥抱，既审慎又深情。

还有对形式的感觉。经验告诉我，只要找到与所要表达的心灵同构的形式，作品就自己站在你面前了。

而我这一天的生命，也就有了意义。

目 录

在海边.....	(1)
某年某月.....	(5)
除夕.....	(9)
碧水长流	(14)
梅林	(17)
还乡	(20)
遥远的校园	(24)
家	(32)
祖父	(36)
追忆尴尬青春	(41)
人在北京	(46)
一封信, 永不付邮	(49)
敲门	(52)
生命·神启·爱	(55)
大眼睛, 小眼睛	(65)
文章作法	(69)
光荣与梦想	(73)
寄远方	(77)

永远的冰心	(82)
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87)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91)
两种生活	(98)
读书的历史	(100)
无法藏匿的自我	(103)
升腾与坠落	(106)
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	(109)
轻与重	(111)
给灵魂一席之地	(114)
随笔三则	(116)
在自传的题目下	(121)
连队的故事	(128)
小罗嗦	(139)
蜈蚣	(161)
交叉	(173)
韩川	(184)
表舅母	(191)
斑驳	(200)
寻访乔里亚	(224)

变，无以把握，空间浩荡连绵无始无终，这一切，透过脚下这蓄积着原始伟力的海浪朝我呼啸而来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了无尽的乡愁！

我想要那温柔妩媚的湛蓝吗？我想要那奔涌喧哗的阳光吗？我想要那玲珑美丽的故乡来抚慰我、庇护我吗？

是的，我想要梦幻来对抗现实，我想要善良的虚假来抵御严酷的真实，我愿意抛弃清醒、明敏、透彻，重新回到懵懂无知，混沌盲目。

然而人类已无法回到童年。

在名震中外、号称“神力雕塑公园”的金石滩，造物主又一次让我嗒然无语，惶惶不安。

一堵由紫色、白色，灰色条纹相杂而成，浓缩了亿万年宇宙沧桑的叠层石灰岩耸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岩石是六亿年前海洋藻类生物化石而成。巨大而斑驳的断层上，一片莽莽苍苍，凹凸嶙峋。六亿年的时光熔铸了它的苍茫，无数海底生命造就了它的丰厚。时光使生命变成了石头，生命又使时光得以凝聚。

然而生命毕竟变成了石头。

同伴们纷纷在这巨型化石前留影，因为这是著名的“天下奇石”（美国地学部主席柯劳德语），是世所罕见、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瑰丽景观，我也怯生生地走过去，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做出了一个怯生生的笑容。

我知道照片冲洗出来后，那巨石会更加奇崛伟岸，而我们这些人类会愈加渺小委琐。我们在它面前将不复天地灵长、宇宙主人了，我们和地球上所有生物一样，只是渺小、脆弱的生灵。

在海边☆☆☆☆☆☆☆☆☆☆☆☆☆☆☆☆☆☆☆☆☆☆☆☆☆☆☆☆☆☆

月闲闲，宇宙浩浩，人类除了效那明知虚妄却仍旧坚定仍旧义无反顾的西绪弗外，又能怎么样？我们明知我们无论走过多么漫长的岁月，最终都指向消亡，明知生命有欢乐，更有无尽的劳作和苦难，我们也得迈着“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下去，并且尽可能地使这过程充实、辉煌，充满创造的荣耀。

从海边回到住地，我五岁的儿子突然十分严肃地问我：“妈妈，谁能活得比‘时候’长？我被他突兀而犀利的追问所震动，一时竟无言以对。如今想来，这个问题是谁也无法彻底解答的。只有当他长大成人，体味了百态人生，并且终于能够和大自然静静地对视，在心里一再问自己“时光流逝，在这过程中一直保有新鲜生命的东西是什么？”时，他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我明白我心里是真切地浸满了悲哀的。

她生前的呻吟至今仍旧清晰地留在我的耳畔。她的呻吟沉缓而且粗重。我第一次谛听时以为那是一个老头儿。她那些天常常大声呻吟着从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楼来。我被那粗重的高声呻吟所吸引，曾经长久地贴在窥视孔前像守候日出一样守候她出现。她出现得十分缓慢。但我听到那粗重沉缓的呻吟沿着楼梯一级一级缓慢地升上楼来。

她出现在窥视孔前时我大吃一惊。她竟是一个高大的裹着头帕的老妇人。她脸上的皮肤粗糙得如同千年老树。她并且有着一张丑陋男人的苍老面孔。

她在窥视孔前发出沉重呻吟时我感觉自己浑身一颤。

那天欣赏那本素描集时我也感觉浑身一颤。那个手摇转经筒的藏族老人发出来的目光刹那间穿透我的五脏六腑。他淡淡地坐着，眼中满是沧桑，满是悲悯。那沉重、睿智、犀利的目光静静投射着。我看见它穿透历史、穿透现在，也沉郁久远地刺向未来。

激情竟然在对虚无的穿透中诞生。为此我感到深深的迷惘。

老妇人张嘴说话时每次都露出一口雪白的虎牙。她虽然苍老但她的牙齿和年轻人一样结实雪白。她的体形和她的呻吟一样酷似男人。而她的皮肤，不只一次令我想到历尽沧桑的老树皮。

老妇人有一次到我书房来静静坐了一会儿。她什么话也